



城市社会个体化进程中的 当代老年家庭

杨雪晶◎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城市社会个体化进程中的 当代老年家庭

杨雪晶◎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城市社会个体化进程中的当代老年家庭/杨雪晶著.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ISBN 978-7-208-13024-1

I. ①城… II. ①杨… III. ①城市-老年人-家庭关系-研究-中国 IV. ①D66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11792 号

责任编辑 徐晓明

封面设计 汪昊



城市社会个体化进程中的当代老年家庭

杨雪晶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常熟市新骅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10.5 插页 2 字数 153,000

2015 年 7 月第 1 版 201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3024-1/C·490

定价 28.00 元

目 录

第 1 章	导论	1
1.1	问题的提出	1
1.2	研究意义	6
第 2 章	老年非正式社会支持研究综述	9
2.1	社会支持与非正式支持的界定	9
2.2	家庭的合作社模式与经验研究	15
2.3	家庭关系的个体化与经验研究	20
第 3 章	研究方法与场景	26
3.1	质性研究,量化辅助	26
3.2	生活历程研究	28
3.3	资料搜集与研究架构	31
3.4	研究场景	35
3.5	研究对象概览	39
第 4 章	家庭支持与个人需求	45
4.1	“不生毛病就开心”——客观支持	45
4.2	“以房养老”——养老支持	54
4.3	“和电视机拼命”——精神支持	60
4.4	家庭支持功能的减弱与个人需求的不满足	75

第 5 章 家庭支持与个人利益	79
5.1 “千金难买老来伴”——配偶支持	79
5.2 “要关系好,大做小”——子女支持	88
5.3 “勉强讨生活”——家庭关系满意度	97
5.4 家庭支持关系的变化与个人利益的优先化	98
第 6 章 社交支持与个人的自我实现	102
6.1 “点头朋友”——社区邻里支持	102
6.2 “快乐老人”——社区志愿者的支持	106
6.3 虎林园——社区空间的支持	119
6.4 社会交往的个性化与社区非正式支持的未来	122
第 7 章 老年人的私人生活的变革与社会关系的个体化转型	124
7.1 家庭合作社模式与保持传统论的反思	125
7.2 家庭关系个体化的修正与延伸	127
附录	135
1. 问卷	135
2. 结构访谈提纲	144
3. 深度访谈与座谈会介绍	145
参考文献	150
后记	158

图 目 录

图 1	非正式支持研究的操作化分类	35
图 2	老年人群体文化水平	41
图 3	老年人在遇到困难或问题时与其他人 商量的情况(2003 年)	48
图 4	在一周中,老人与儿子或女儿一起吃饭的 次数(2003 年、2008 年)	48
图 5	与子女交流机会的多少对感受的影响(2008 年)	65
图 6	与子女交流机会的多少对满意度的影响(2008 年)	66
图 7	居住结构与孤独感的交互比较数据(2008 年)	70
图 8	居住结构与满意度交互比较数据(2008 年)	71
图 9	st 五村某户的房型	92
图 10	老年人与他人、社区组织交流多少对 感受的影响(2008 年)	103
图 11	老年人与他人、社区组织交流多少对 满意度的影响(2008 年)	103
图 12	老年人有无担任社会职务对感受的影响(2008 年)	104
图 13	老年人有无担任社会职务对满意度的影响(2008 年) ...	104
图 14	“快乐老人”活动流程	109
图 15	本书的研究框架	131

表 目 录

表 1	老年人的年龄构成	40
表 2	老年人的婚姻状况	40
表 3	老年人退休前所属单位性质	42
表 4	老年人退休前的职务	42
表 5	老年人非正式支持网规模(2003 年)	47
表 6	老年人非正式支持网规模(2008 年)	47
表 7	“你是否会有这样的想法?”(2003 年)	61
表 8	“你是否会有这样的想法?”(2008 年)	62
表 9	“你觉得他们愿意不愿意听你诉说心事?”(2008 年)	63
表 10	(2003 年与 2008 年)生活满意度得分比较	64
表 11	居住结构与孤独感的交互比较数据(2008 年)	69
表 12	居住结构与满意度的交互比较数据(2008 年)	70
表 13	有无配偶对于老年人孤独感的影响(2008 年)	82
表 14	有无配偶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2008 年)	82
表 15	生活满意度量表(2008 年)	97

第1章 导 论

1.1 问题的提出

本书旨在通过上海市 st 社区的经验研究检验城市社会个体化的理论命题,力图证明城市社会中的老年人正处于个体化进程中,并以此为逻辑起点考察城市社会日常生活中老年人对家庭支持和其他社会支持关系的理解与行为逻辑,试图回答当下老年人非正式支持中出现的家庭支持质量降低、矛盾冲突加剧、社区支持转型等社会现象。

2003 年 10 月,我作为美国凯罗特基金会的“社区文化建设研究”项目的人员之一,跟随导师,来到位于上海市东南部的宝山区 st 街道社区进行田野考察。起初,研究主题是多元的,作为来自异文化的资助者,基金会希望我们的研究能涵盖到老龄群体生活的方方面面,社会经济结构、生活方式、满意度、情感与人际交往等,并且最终找到有助于社区发展的“核心文化”。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研究资助方的几次更替,关于 st 老人的经验研究又开始向社会文化特质与身心健康方面转移,关注文化、社会因素对老年人心理疾病、慢性病康复的积极功效。经过多次问卷调查、座谈会、实地观察、访谈,甚至上门拜访,我逐渐将研究重点集中于社区老年人的社会支持的问题上来。值得庆幸的是,尽管研究主题不断更替,但在 2003 年和 2008 年的两次社区调查中,均保留了有关老年人社会支持的相关内容,为我在今后进行比较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数据,也为我研究非正式支持的发展和变化提供了资料基础。

研究非正式支持的动因来自现实和理论两个层面:

现实层面。我在田野调查中发现,几乎每一位参与访谈的老人在谈论自己的日常生活和精神生活时都会提到老爱人*、子女等首属关系,子女是否经常来看望,由谁做家务,谁睡在向阳的房间,乃至老伴是不是愿意陪同早锻炼等,这些都成为每个老年被访者口中至关重要的话题,这些问题有时甚至直接反映在老人们的身體指征上。老年人对亲密关系给予的支持作用的依赖、重视程度以及他们敏感又脆弱的内心世界大大出乎我的想象**,形形色色的老人向我们表达了他们心里的苦闷:有的担心给子女添麻烦,自己根本不会向外人袒露自己心理的感受;有的坦言所谓的朋友根本就没有知心的,谁也靠不住;有的甚至将小狗看成唯一知己,成了可以倾诉的好朋友。以亲密关系为核心的非正式支持在老年人的日常生活中占据了十分重要的位置,非正式支持的好与坏直接与老年人晚年生活福康相关。

我在访谈之前并没有刻意选择那些内心比较封闭,不愿意表达情感的老人。相反,考虑到“进入访谈情境”的便利,选择的大多是一些社区积极分子、楼组长、退休党员等平时比较活跃而且沟通能力强的老人。但是在解读这些深度访谈的资料时,我却深深地被一种情绪抓紧了,老人们有太多的孤寂、无能为力、淡漠或是愤怒。此外,我在比对了2003年、2008年两次社会支持的调查结果后发现,诸多非正式支持的功能和关系正朝着减弱的方向发生变化。这与我其他文献中得到的,关于中国老年人特别是城市老年人社会支持的研究结论存在一定差异,一个个隐含在统计数据背后的鲜活故事与生活场景让我有了最初的动力将老年人现状究竟如何的研究深入到底。

理论层面。社会支持是社会老年学研究的一个热点。社会学家认为,老年人作为社会中的弱势群体,理应成为社会支持重点支援的对象,通过社会支持的途径缓解现代化转型给家庭和社会带来的压力,应对现代社会的老龄人口问题,促进老年人口的健康发展,推动社会和谐运行。学界在研究社会支持时有两种不同的理论范式,即结构导向和文化导向的理论范式,前者强调的是社会、个人在网络中的位置以及个人与支持网

* 上海方言,指老年配偶。

** 在研究之初,我和社会上的普通人一样,认为老年人一般是消极、沉默、缺乏交流和冷淡的。而这其实是社会对老年人的一种偏见,一种“年龄歧视”,在我的研究中,老人用他们极具感染力的故事和丰富的情感经验证明了我最初的想象是多么的稚嫩。

中的其他人的关系对社会支持产生的影响,后者强调的是文化价值、伦理观念对社会支持产生的影响以及社会变迁的作用。很少有学者能在研究中将结构的量化研究与文化的质性理解相结合,造成对非正式支持的认识的片面性。因此,本书希望通过量化的研究与质性研究相结合方式,既反映出非正式社会关系对支持客体——老年人的支持现状,也涉及老年人自身对这部分支持的建构、理解与行为逻辑。

继而,我逐步将研究的核心问题集中于“在最近的十年中,城市老年人得到的来自家庭和家庭以外的非正式支持功能和关系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这一问题上来。进一步说,我所关注的是,这些功能和关系的减弱或增加与家庭关系、邻里关系的变化是否相关?其中非正式支持的具体过程作为折射上述变化的学术观察点是否具有重要意义。

在以往的中国研究中,将家庭关系、邻里关系与非正式支持联系起来进行考察的,最著名的莫过于家庭合作社理论。家庭合作社理论认为,工业化、城镇化等社会结构的变化会削弱老年人的地位,并由此减少子女对父母的社会支持,即老年人非正式支持的获得会随着现代化的发展而逐步减少。然而,家庭与其他社会亲密关系成员间存在着广泛的互助与各种非自愿的交换,这种互助与交换涉及很多方面,如照看孩子、做家务及物品与资源的共享等,父母之所以能得到家庭支持,主要是因为他们自己也正在向他人提供这些方面的支持。不同的家庭成员之间(尤其是代际之间)存在着有效的利益共同性,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犹如合作群体,跨越时间的契约是可以保证得以实施的。在家庭这样的合作群体里,父母向他们的子女投入时间、精力、金钱和情感,他们期望当他们年老的时候,能从这种投资中获得他们应有的回报——家庭支持。

家庭合作社理论,既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现代化变迁对家庭支持的冲击作用,又特别强调家庭的功能和关系并没有随着现代化变迁而土崩瓦解,相反,成员之间以及代际之间存在着复杂的情感、利益和文化同一性,最终,家庭支持的功能得以保持。

费孝通也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通过文化的角度来阐述和证明,中国的家庭能够为老年人提供足够的支持。他将中国的家庭支持模式称为“反哺的家庭支持模式”,与西方“接力的家庭支持模式”相区别。费孝通认为,在西方家庭内部,只有上一代向下一代的单向财富流动,而没有下

一代向上一代的反馈财富流转,这种财富流动如同接力一般,一代一代向下传递。“反哺模式”则不同,它不仅有上一代对下一代的财富付出,而且存在下一代对上一代的物质回报。抚育和赡养的代际互动体现了上一代与下一代之间双向互动的责任伦理。“赡养老人在西方并不成为子女必须的义务,而在中国却是子女义不容辞的责任。”^①

从时间上看,2000年之前的中国家庭研究学者,对家庭支持功能与关系持肯定意见的居多,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一直到2000年左右,戴维斯·弗里德曼(Davis Friedman)、刘精明、杨善华等人以不同的城市中的经验材料,检验传统文化在现代家庭中的保存情况,尽管在具体的家庭支持类型问题上没有特别统一的认识,但大多数认为城市里老年人的家庭关系是和睦的,老有所养,老有所依,子女能够为老人提供足够的家庭支持。这些“支持保持论”的经验研究认为,中国的家庭能够在家庭合作社理论的框架下得到充分理解,传统伦理与文化在家庭中得以延续。

然而,随着现代化和工业化迅速地在中国不断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现代化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有学者对家庭合作社理论提出了质疑。特别是在过去的十年里,众多研究中国农村老年人口问题的学者发现,如今的农村老年人正面临着养老危机、精神危机等众多复杂的家庭冲突,这些冲突与危机直指家庭关系与功能的实现,甚至有学者提出了孝道的衰亡,这从根本上动摇了家庭合作社理论的文化内核。遗憾的是,关于最近十年中的城市老年人非正式支持的变化情况,缺乏相应的经验研究。农村的问题在城市家庭中是否存在?家庭合作社理论是否对城市家庭的非正式支持状况还具有解释力?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进行深入讨论。

此外,无论在哪种解释模式中,非正式支持研究大多是以网络、家庭、伦理、代际等抽象的概念为研究对象,身处其中的老年人个体本身是被忽略的^②,他们的想法感受、对支持行为的理解以及行为背后的逻辑都缺乏

① 见费孝通:《家庭结构变动中的老年赡养问题——再论中国家庭结构的变动》,《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3期。

② 见[美]阎云翔:《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 1949—1999》,龚小夏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第9页。阎云翔将这种“个人的缺席”的现象解释为“为了强调中国家庭的特殊性并与美国或者西方的家庭相比较,许多研究都忽略了日常生活里那些在西方读者眼中并不重要,或者太普通从而不被引起注意的因素。”

系统的研究。个人的情感、义务、权利、责任究竟在非正式支持关系中占据怎样的地位,是否对非正式支持的增强或减弱变化产生了影响,这也是作者需要在研究中思考的问题。

之所以提及个体在解释非正式支持问题时的意义,源自当今西方家庭社会学研究的转型:突破以往的结构功能论观点束缚,分析焦点从家庭本身转移到成员个人,注重个人社会关系的转变。郑杭生曾经指出,“个人社会关系的转变是当今中国社会问题产生的一大根源;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是浓缩和聚焦现代社会一切重大问题的符码”。^①那么,个人对情感、权利、成就、责任的认知是否成为影响非正式支持实现的核心因素?具体来说,个人对家庭内外亲密关系看法的变化,包括个人从物质、养老需求到情感需求的变化、个人对家庭荣誉与个体利益理解的变化,代际间权利义务观念的变化,社区邻里间人际交往原则的变化,究竟对非正式支持的变化产生了哪些重要影响?非正式支持增强或者减弱是否可以在个体化的框架下得到充分解释?这些问题将构成本研究的主要线索。

从社会支持研究方法的角度上来看,以往对社会支持进行测量时,国内外有关社会支持网络的研究大多采用定量研究的方法,采用抽样、社会支持调查问卷求得所需的资料。例如,在社会支持网络的结构纬度测量方面,J. A. 弗莱厄蒂等(J. A. Flaherty et al.)的社会支持网络调查(The Social Support Network Inventory, SSNI)和沃克斯等(Vaux et al.)的社会支持资源编制表(Social Support Resource, SSR);在功能纬度测量方面,巴瑞拉(Barrera)等制定的社会支持行为调查表(Inventory of Socially Supportive Behaviours, ISSB)、诺贝克(Norbeck)编制的社会问卷(Norbeck Social Support Questionnaire, NSSQ);在评价纬度测量方面,沃克斯等编制的社会支持评价量表(The Social Support Appraisals Scale, SSA)等。

然而,随着社会支持研究从结构功能论视角向支持成员的关系研究的转型,单纯的量化研究显得力不从心,关系、个人等因素无法通过单一的量化研究得以清晰呈现,特别是涉及中国文化的特殊性,照搬国外量表

^① 见郑杭生:《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从前现代到现代的社会学考察》,《江苏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

更须谨慎。为此,本书采用了以结构功能的量化研究为基础,质性的关系研究和个体性研究为主的质性研究的方法。

研究的具体问题包括:

(1) 家庭支持的功能如何? 相比较十年之前,非正式支持的功能得到保持还是正在减少? 这种变化与家庭成员个体性因素是否相关?

(2) 家庭支持的关系如何? 相比较十年之前,最突出的变化是什么? 这些变化是否与家庭关系个体化趋势因素相关?

(3) 社区邻里支持的现状如何? 相比较十年之前,最突出的变化是什么? 这些变化是否与老年人个体化因素相关?

(4) 城市老年人非正式支持的变化指向了转型社会中个人、家庭与社会关系的变迁的哪些方面?

这些问题对应了具体的研究章节,其中,第3章是对个人特质、家庭结构和社区的总体描述;第4章是对家庭支持功能的分析;第5章是对家庭支持关系的分析;第6章是对社区支持的分析;第7章是对城市老年人非正式支持内在动因的总体分析。

1.2 研究意义

1.2.1 理论意义

本书关注的是一个热门话题下人们较少关注的层面。人口老龄化不仅是西方也是目前中国面临的一个重要现实问题。在国外,老年学已经成为一门被人熟知的学科,围绕老龄化带来的老年社会问题加剧趋势,众多学者进行了理论研究和经验调查,成为社会科学中的一个热门话题。遗憾的是,社会支持研究几乎全部被社会网的结构化研究所占领,集中研究支持的对象——老年人及其行为意义与主观感受的论述几乎空白*,其中针对老年人日常生活中社会支持的具体行为的研究少之又少,往往代之以冰冷的统计数据,忽略了数字背后鲜活的故事与主体感受。

* 关于社会支持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之类的文章数量甚多,但都是社会心理学、精神医学、生理卫生方面,无论从研究范式还是具体方法都与社会学研究是不同的范畴。

尽管家庭现代化理论从工业化的后果的角度为我们阐述了老年人获得非正式支持日趋减少的必然性,但是却无法准确解释个人在获得非正式支持时的主观能动性以及个人行为逻辑对家庭产生的影响,无法清晰展示微观的社会个体如何在社会变迁中作出一定行为选择的具体过程。即便是在家庭社会学研究中,个体也常常处于被忽视的地位:“尽管众多学者都意识到家庭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维系问题是至关重要的,可学术界却几乎没有什么人专门对此进行过研究……在有关中国的家庭研究的评论文章中也指出,中国研究家庭关系的学者,对亲密关系与情感维系都没有表现出多大兴趣。人们更多强调的是社会因素与结构性的不平等之间的因果关系,同时忽略了情感因素的重要性,特别是忽略了情感与人们的享受、感觉、希望、信仰、道德、体面、义务、忠诚、激情、利他、热恋、自我牺牲等等行为之间的关系。”^①然而,亲密关系及其互动恰恰是非正式支持的显著特点。学者们研究正式支持与社会网络的技术堪称精熟,但是在探讨非正式支持时,缺乏对行为背后意义的解释,这正是本书研究新意之所在。

1.2.2 现实意义

据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2006)发布的第一次《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报告》显示,我国目前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比例达到了11.6%,全面进入老龄化社会。预计到2050年老龄人口将超过4亿,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维持在总人口的31%左右。上海是全国最早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城市,目前60岁以上的老年人达到300万,占户籍总人口的21.6%,远远超出全国平均水平。^②老年人的经济支持、情感关怀、医疗保健、照料护理和赡养等成为当代社会不可回避的重大社会问题,需要社会共同关注。

大部分学者支持将“积极地老龄化”作为各国解决老龄化问题的目标,自2002年提出以来,积极老龄化得到世界卫生组织大力推广。社会文化在积极老龄化过程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特别是中国传统的儒家伦理道德文化,对于应对老龄化问题,起到了较为正面的、积极的作用。

① 转引自[美]阎云翔:《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 1949—1999》,龚小夏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第247页。

② 见韩晓燕、朱晨海:《人类行为与社会环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85页。

然而,这一论断近些年来激起越来越多的反思和讨论。再者,市场经济一直向前发展,社会文化与价值观念也一直随之发生着转变,即便大部分的传统伦理依然发挥着作用,但仍然不能忽视一些传统文化消散殆尽的实例与社会现象。换句话说,学者们的研究应当在更加侧重于“发展趋势”的层面,考虑文化变迁与老龄化影响的问题。

现代化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带来的不仅是财富的增加,消费社会的形成,同时伴随着的是社会结构以及个人与社会关系的巨大变化。学术界关注的主题主要是市场嵌入社会结构中所引致的权利与利益分配的变化、对个人生活机遇的影响,以及市场脱嵌于传统社会背景所造成的“大转型”^①。而当我们追问市场逻辑与理性交换究竟如何渗透在每一个家庭中时,特别是那些家有老年人的家庭问题时,问题出现了。我的经验研究发现,老年人的日常照料、情感寄托与生活安排既不是学界认为的传统式的家庭模式^②,也不是西方现代式的家庭支持模式^③,而是充满了各式各样问题,弥漫着种种悲观、失望、消极观念,却也安然“过日子”的个体化的非正式支持模式。这对于我们正确理解当今社会中老年人的养老危机、代际紧张、家庭纠纷、精神虐待、再婚、自杀等诸多现象提供了一个有益的视角,也是研究不容忽视的现实意义。

① 见[英]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刘阳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12页。

② 见杨善华:《中国城市家庭变迁过程中的若干理论问题》,《社会学研究》1994年第3期。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李路路也曾在相关研究中对中国城市家庭的社会支持给予积极肯定的评价,认为现代城市老年人家庭中保持了传统的支持模式。见杨菊华、李路路:《代际互动与家庭凝聚力——东亚国家和地区比较研究》,《社会学研究》2009年第3期。

③ 见[美]N.R.霍曼等:《社会老年学——多学科展望》,冯韵文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296页。

第2章 老年非正式社会支持研究综述

2.1 社会支持与非正式支持的界定

家庭现代化理论预测,随着一个社会现代化进程的深入,扩展的亲属关系纽带将被弱化、传统的家庭形式将变得更为松散,核心家庭将成为独立的亲属单位,这些变化必然导致代际(尤其是亲子)之间凝聚力的相应削弱以及对家庭中老年人支持作用的减少。

社会学家通常认为,工业化、城镇化等社会结构的变化会削弱老年人的地位,并由此减少子女对父母的社会支持。家庭与社会关系变迁的许多理论都涉及由于现代社会变迁所引致的老年人社会地位和家庭地位的下降。

考吉尔和霍姆斯通过对工业化前社会与工业化社会的比较发现,相对于年轻人而言,随着一个社会现代化的发展,老年人的社会地位就降低。^①

1982年维也纳老龄问题世界大会也指出:“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已大大更改、转变甚至完全取代了传统的社会风俗和行为模式。如在传统上照料老人的妇女进入了劳动力市场,人口迁移和城市化使年轻人离开了他们年老的家庭成员,破坏了住房方面的安排,学校等正式组织逐步承担了大家庭有关老年人的传统职责……这些变化拆散了大家庭,导致了老年人家庭地位的下降……所有的家庭都面临着由发展而引起的外部

^① 转引自[美]戴维·L.德克尔:《老年社会学》,沈健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6页。

压力……家庭如何关心和支持对其老年人的亲切照料问题,这无论对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①

支持作为一个普通概念对人们来说并不陌生。但是,社会支持(social support)作为一个科学的专业术语被正式提出来则是20世纪70年代的事情。“社会支持”并非社会学的专属概念,最早来源于国外精神病学的研究,至今有关社会支持一词的内涵在各个学科之间乃至同一门学科的内部并未达成共识。在西方学术界,对社会支持概念的界定是从多方面、多角度进行的,而且至今并未得出一个大家一致认可的定义。不仅如此,学术界对社会支持的名称也有不同的命名。和社会支持范畴相近的其他名称有“社会架构”(social bones)^②、“有意义的社会联系”(meaningful social contact)^③、“社会网络”(social network)^④、“可利用的密友”(availability of confident)^⑤、“人类友谊”(human friendship)^⑥。这些名称和“社会支持”一样,尽管概念并不完全相同,但它们都着眼于人类关系的意义^⑦。大多数国内学者认为,从一般意义上说,“社会支持指人们从社会中所得到的、来自他人的各种帮助”。^⑧因此也有学者将社会支持定义为“一个人通过社会联系所获得的能减轻心理应激反应、缓解精神紧张状态、提高社会适应能力的影响”^⑨。

目前学术界对于社会支持概念的界定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不过,纵观国外的社会支持研究,大多是从四个方面着手,即:功能取向、结

① 见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编著:《老龄问题研究——老龄问题世界大会资料辑录》,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3年版,第69页。

② Henderson, S. The Social Network, Support and Neurosis: The Function of Attachment in Adult Life. *Brit. J. Psychiatry*. 1977, 131.

③ Cassel, J. The Contribution of the Social Environment to Host Resistance. *Amer. J. Epidemiology*. 1974, 14.

④ Wellman, B. & S. Wortley. Brothers Keepers: Situating Kin Relations in Broader Networks of Social Support.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1989, 32.

⑤ Brown, G. W., M. N. Bhrolchain, & T. Harris. Social Class and Psychiatric Disturbance among Women in an Urban Population. *Sociology*. 1975, 2.

⑥ Lynch, J. The Broken Heart. *Basic Books*. 1977, 9.

⑦ 转引自赵丽丽:《城市女性婚姻移民的社会适应和社会支持研究》,上海大学2008年博士学位论文。

⑧ 见张文宏、阮丹青:《城乡居民的社会支持网》,《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3期。

⑨ 见李强:《社会支持与个体心理健康》,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期。